

心语

河在
河的远方

鲍尔吉·原野

河是什么？河是对世间美景无留恋的智者，看马领着孩子俯身饮水，落日在傍晚把河流烧成通红的铁条。河流走到哪里，空中都有水鸟追随。水鸟以为，河会一直走到最好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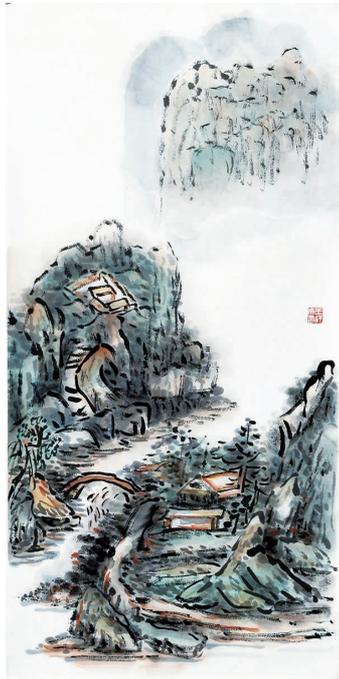
河流阅历深广。它分出一些子孙缔造粮食，看马领着孩子俯身饮水。落日在傍晚把河流烧成通红的铁条。河流走到哪里，空中都有水鸟追随。水鸟以为，河会一直走到最好的地方。

天下哪有什么最好的地方，河流只会到达陌生的远方。你顺着河水流淌的方向往前走，会觉得那里不值得去，荒蛮、有沙砾，可能寸草不生。河一路走过，甚至没时间解释为什么来到这里。茂林修竹的清幽之地，乱石如斗的僻远之乡，都是河的远方。凡是时间要去的地方，都是河流的所在。

河流也会疲倦，在村头歇一歇，看光屁股的顽童捉泥鳅、打水仗。河流在月夜追向往昔，像连续行军几天几夜的士兵，一边走，一边睡觉。它伤感自己一路收留了太多的儿女——鱼虾禽鸟，乃至泥沙，也说不定它们汇入大海之后的命运。也许到明天，到一处戈壁的古道，河水断流。那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，河流被埋藏。而河流从一开始就意气决绝，断流之地就是故乡。

河的词典里只有两个字：远方。远方不一定富庶，不一定安适，不一定雄阔。它只是要去的地方，是明日到达之处，是下一站，是下一站的远方。

常常，我们在远方看到河流，河流看到我们之后又去远方。如果要告诉别人河的去向，我只好说，河在河的远方。

黄河印象
张朝曦作

烟雨访客图

又到台风季。想起了1988年8月8日那不寻常的一天……

被文人墨客誉为“天上玉屏”“宇宙大观”的玉屏峰，是黄山一大胜景。《徐霞客游记》曾谓之“绝胜处”。

记得8月6日，我们由后山经云谷寺、白鹅岭翻上北海，同行者都兴致勃勃，或登清凉亭看“猴子观海”，或至排云亭望“仙人晒靴”，或上散花坞观“梦笔生花”，唯有我留步宾馆养精蓄锐，以待来日玉屏尽兴时。谁知天公不作美，傍晚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。

翌日，没有阳光，只有愁肠的风雨声。几经犹豫，我和几个游兴正浓者踏上了去玉屏的小径。雨天的黄山煞是绚丽，行走于万仞悬崖之上，放眼四望：白云浩荡，铺海万里，澜海浪涌；千溪万泉，石蹬山隙，沉于银涛。飘然而顿觉“仙之人列如麻”，自身亦游荡其中。黄山素以奇松、怪石、温泉、云海而著称于世。俗话说：“峰是云之家，云为峰之衣。”果真不假。

“风生万壑振空林，雨孕苍穹扫千峰”，光明顶气象站旁的小店里挤满了哆哆嗦嗦的游客。我逆狂风迎暴雨匍匐着越过了两壁陡峭深不可穷的“大块文章”，只见前方一鳌鱼状山石兀立，四下山水淋漓，宛如神话里的水帘洞一般。拾级百步云梯，参拜龟蛇二将石，莲花峰畔青松与杜鹃竞生，千峰同万壑争辉，伴之哗哗啦啦山水声，呼呼嘘嘘风雨音，令人于壮观中生秀丽之情，险

记忆

台风记忆

金新



敬亭山 王春波作

恶里存奇瑰之感。绕过莲花峰，向往已久的玉屏峰该现于前了吧，不料漫天的云雾像一块莫大的厚纱笼罩着，视觉能见度仅一米光景，叫人欲见不能，欲罢不休。无奈，只得寄寓玉屏楼。

老天不负有心人，当我在人们的惊呼声中醒来时，天已放亮，急忙奔到屋

外平坦处，见群山正在旋风中撩开她的面纱，苍翠盘虬的迎客松、陪客松、送客松环立身旁。俯视前方：远处石峰林立，三片高矮错落的巨石自脚下耸起，层层浮云缭绕其间一如“蓬莱三岛”；摩天都峰直刺云表，三千余级石梯像一挂白练从天上飘落下来；与之对峙的耕云峰上一只奇巧的小“松鼠”伸颈翘尾正跃跃欲试，蔚为大观。回首展望：莲花峰若一朵初绽出水芙蓉从云海里冉冉升起；蜿蜒的绵山似条条青龙飞舞天际。

此番玉屏游，着实难以忘怀。回杭后见整个城市一片狼藉，方知8月8日当我站在玉屏峰迎客松下欣赏绝世美景之际，7号台风正肆无忌惮地正面袭击杭城。而黄山那几天的呼风唤雨只是受到了外围影响，意识到竟然与死神擦肩而过，略有后怕。

人生不免起伏，嗣后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——

自豪地认为：人生犹如搏击，不进则退，肆虐的狂风暴雨我们不是闯过来了吗，还欣赏了英姿可掬的玉屏峰，了却了夙愿；登山如此，世上万象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！

敞开心扉：有时把困难估计得少一点，抑或压根儿不知道，未必是一件坏事，“心中无‘忧’天地宽”；但坏事变成好事，有时可能会以生命为代价。

高调与低调实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一如人的两面：虚伪与真诚！

连载

主要的是，文中说到的山西汾阳县的村子、景致，都是我熟悉的，有的地方，我还去过。比如文中写到的汾阳县峪道河的水磨坊别墅，我就去过，当然我去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河水还流着。

这篇文章的写法，很是巧妙。一开头，先是嘟囔了一句：话从哪里说起？等到你要说话，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地找不到个源头。然后说，此刻，就在他眼帘底下，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：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，两个头上包着褪色的蓝布，又一个光头。他们支起膝盖，半蹲半坐的，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。每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：一个是白木棒，一个是篮子，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。无疑地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，再过一刻，抽完一筒旱烟以后，是还

要走许多路的。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，袭到我官觉上来，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，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。铁纱窗以外，话可不就在这里了。永远是窗子以外，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，总而言之，窗子以外。

后面还说了，她身边的窗子，是扇子式的，六边形的，绷着纱，还镶着玻璃，也就是说有两扇，纱的是一扇，玻璃的是一扇。

这地方，一看就是山西汾阳县峪道河水磨坊别墅的情景。文章是1934年9月5日刊出的。前面我们说了，就是这年的暑假，夫妇二人应美国学者费正清的邀请，去了汾阳县的水磨坊别墅消暑，顺便在附近做古建筑考察，近处去了河边的龙天庙，



54

韩石山
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远处去了洪洞县的广胜寺。这么说来，这篇文章就是暑假过后，回到北平，写了给沈从文发表的。

汪曾祺之所以说这篇东西是小说，还是带有意识流意味的小说，该是说，作家不光

写了眼前看到的景象，还写了脑子里闪过的北平街市上的景象，而且用的是“一闪而过”的手法。

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，这叫做什么生活！你站起来，穿上不能算太贵的鞋袜，但这双鞋和袜的价钱也就比——想它做什么，反正有人每月的工资，一定只有这价钱的一半乃至更少，你出去雇洋车了，拉车的嘴里所讨的价钱当然是要比比例价高得多，难道你就傻子似地答应下来？不，不，三十二子，拉就拉，不拉，拉倒！心里也明白，如果真要充内行，你就该说，二十六子，拉就拉——但是你好意思说？

这，显然说的是在北平的生活情景。他们去的时候，水磨坊还没有全都改建成消暑别墅，有的还在开着。文章里说到，她曾去过一家开着的水

磨坊参观。

话说了这许多，你仍然在廊子底下坐着，窗外送来溪流般的喧闹，兰花烟气味早已消失，四个乡下人这时应当已到了上流“庆和义”磨坊前面。昨天那里磨坊的伙计很好笑的满脸挂着麦粉，让你看着磨坊的构造；坊下的木轮，屋里旋转着的石碾，又在高低的院落里，来回看你所不见的农具在日影下列着。院中一棵老槐、一丛鲜艳的杂花、一条曲折折引水的沟渠，伙计和气地说闲话。他用着山西口音，告诉你，那里一年可出五千多包的麦粉，每包的价钱约略两块多钱。又说这十几年来，这一带因为山水忽然少了，磨坊关闭了多少家，外国人都把那些磨坊租去作他们避暑的别墅。

随笔